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主编 ◇ 滕星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 民族院校

张俊豪◎著

民族出版社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

张俊豪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1380 - 4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民族学院—研究—中国
IV. ①G758.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6132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乔 丽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sbs.com>

印 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81 千字

印 张:6.5

印 数:1 - 1500 册

定 价:1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380 - 4/G · 1801 (汉 84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一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

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备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一门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

文化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 20 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 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的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是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但人类学却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性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学科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贵州苗族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种族与国民性》(N. Ken Shimahara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

本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

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人类学和教育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2009年12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多样性与教育选择	(1)
一、教育多样性与民族文化遗产	(1)
(一) 时代变迁中的民族文化遗产	(1)
(二) 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多样性发展	(3)
(三) 教育多样性与民族文化遗产	(8)
二、跨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高等教育	(11)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院校研究	(18)
第二章 民族院校的建立	(28)
一、历史的轨迹	(28)
(一) 民族院校的发端——延安民族学院	(28)
(二) 民族院校的重建——中央民族学院	(34)
(三) 民族院校的壮大——若干所学院的建立	(37)
(四) 民族院校的嬗变——民族大学	(44)
二、政治的诠释	(45)
(一) 为革命胜利的目的培养政治干部	(47)
(二) 为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事业培养政治干部	(49)
三、文化的诠释	(50)
(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实	(51)
(二) 国外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54)

(三) 中国现实情境下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56)
四、教育的诠释	(59)
(一) 教育主体的文化背景	(59)
(二) 教育的民族性	(61)
(三) 教育的文化性	(65)
第三章 民族院校的发展	(70)
一、民族院校的地理格局	(70)
(一) 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73)
(二) 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	(75)
(三) 地理布局的具体阐述	(77)
(四) 地理布局的基本特点	(85)
二、民族院校的类型分布	(86)
(一)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	(87)
(二) 从地理分布状况	(89)
(三) 从创建模式上	(90)
(四) 从学科类型上	(91)
三、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	(95)
(一) 干部教育为主	(96)
(二) 干部教育与民族文化研究人才并举	(97)
(三) 专业人才培养与干部教育结合	(101)
(四) 专业教育为主	(102)
四、民族院校的教学模式	(104)
(一) 典型民族院校的教学模式	(104)
(二) 民族院校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	(107)
第四章 民族院校的功能	(114)
一、民族院校的地位	(114)
(一)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特色模式	(117)

(二) 展示民族政策和民族教育的重要窗口	(119)
(三) 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20)
(四) 民族文化遗产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基地	(121)
二、民族院校的功能	(122)
(一) 民族院校的特殊功能	(123)
(二) 民族院校的发展成就	(133)
三、民族院校的文化	(135)
(一) 民族院校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	(136)
(二) 民族院校文化的具体体现	(139)
(三) 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院校的和谐校园 文化建设	(143)
四、社会对民族院校的认同	(155)
(一) 关于对民族院校认同的问卷调查	(156)
(二) 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65)
第五章 民族院校的未来	(168)
一、民族院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68)
(一) 民族院校面临的机遇	(169)
(二) 民族院校面临的挑战	(172)
二、民族院校的未来发展	(180)
(一) 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	(181)
(二) 从民族院校自身发展的角度	(182)
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193)

第一章 文化多样性与教育选择

一、教育多样性与民族文化遗产

民族文化遗产是当今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教育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最主要渠道，其发展趋势必然对民族文化遗产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无论是国内教育还是国外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教育的多样性发展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多样性趋势也将对民族文化遗产产生深刻影响。

（一）时代变迁中的民族文化遗产

关于“文化”的定义非常复杂，综合而言，文化可以看做赋予一个社会以独特本质的所有因素的集合体。文化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是体现一个社会群体特点（包括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的复合体，是各人类共同体各自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思考和组织生活的方式。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大会指出，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类既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塑造。

人类世界由众多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创建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共同建构了多样性文化。如果将世界比喻为一幅彩色织锦，那么每一种民族文化就是其中的一条彩色丝绣，它们既是整体图案的一部分，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随着时代进步，文化的差异性得到尊重，人们逐渐认识到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本民族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对人类生活的丰富，有利于人类发展。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那些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者其实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因此，对每一民族而言，了解自身文化和了解其他文化同样重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各国之间的文化接触也逐渐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种对话是基于对彼此存在价值的承认，源于彼此共同具备的相互欣赏、相互尊重以及相互促进的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对于传承和创新不同文化知识、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了解及发展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无担忧的是：各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有可能在全球化信息巨流冲击下被稀释。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倾向。在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世界里，文化可以迅速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既可使自身丰富，也可能导致自身危机。从现实情境看，文化作为一种能动但很脆弱的实体，其多样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的挑战显而易见。长久以来，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是：在一种没有明显外力冲击的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很好保护和发展。

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面貌，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今天的许多国家正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要么进一步对外国文化给予开放，要么封闭自己并以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应对。在全球化情境下，各国都在担忧许多文化或某种文化的许多内容将面临衰微

或消亡的危机，因此很多国家都转而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试图通过本土化运动抵制并消除来自更强大文化的冲击。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保存和传递传统民族文化，正成为各民族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鉴于现代化进程就是传统与现代不断摩擦冲突、融合和演进的过程，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不仅可以作为本民族社会整合、文化重建、基础文明养成和道德教化的重要资源，也可能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共同价值元素。因此，正确对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传承就显得尤其重要。

事实上，文化选择和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出发点。文化人类学者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器物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等不同的层面。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伦理道德教化、文化共同体形成、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等。民族传统文化维系着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和价值认同、礼仪教化和道德良心，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和人生意义。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着自己众多的民族节日和风俗习惯，包括传统的节日庆典、生活礼仪和民族艺术等。民族文化遗产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其能够弥补特定社会的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文化认同上的疏离感、精神和情感的失落以及心理上的不稳定感。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部分民族文化也存在着不适应人类进步发展的一面，甚至还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重要使命。社会变迁一方面冲击着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

（二）社会变迁中的教育多样性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革发展，社会的开放性、民主性也不断增强，